

收藏“手工制作”

◆ 童孟侯



铜瓢、铜锅、铜桶……都很有名气。女孩子的嫁妆，至今都不能缺少一只铜制的火盆。

照片所示的小喇叭，是我前年在印度阿格拉买的，每个5美元，两个就相当于63元人民币。

如何辨别这东西是手工的还是机器制造的铜器？第一，仔细辨别这

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模一样；第二，看它是不是刷漆，是不是有防氧化的涂层。这两个铜喇叭放在一起对照，明显有多处不同，无论弯曲部分，还是接口部分。它吹起来声音嘹亮，像冲锋号一样，比起南非世界杯那种义乌生产的塑料喇叭“呜呜祖拉”要别致得多。印度人认为：手工艺品

应该像家一样，应该是温暖的、自然的、同人性融合在一起的。

照片所示的铜钹（上海话叫“哐哐器”），是我多年前在平遥购买的，当时觉得它也是手工的，很亮，一敲，声音荡漾。回家后让好友连民看，他是鉴定家，他看出那铜钹翻砂的痕迹。那么，它是非“手工制作”的。

除了这些铜器，我还收藏了许多纯手工的艺术品，有玻璃的、木头的、陶瓷的、玉质的……如今已经是一个DIY时代，什么都自己动手做。DIY成了商家的一个招牌。葡萄酒是手工做的，泡菜是手工做的，改装汽车是手工的，连拉面店的外面都写着“纯手工拉面”……

北京怀柔建立了一个“手工村落”。这村落可不是乡村，而是仿照世博园形式建造，专做这么几件事：第一，展示原创手工制品；第二，手工技艺培训；第三，销售“纯手工”的工艺品和艺术用品。“手工村落”开张的时候，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手工艺大师集聚一堂，大家一起来弘扬“手工制作”……

我建议读者不妨也收藏几件纯手工的艺术品。其实，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陶器瓷器，哪一件不是“hand made”呢？

万籁鸣与孙悟空

◆ 方翔



翻拍自1965年原版的《大闹天宫》3D版，成为了今年动画市场的热点。而提及那部中国动画电影的经典，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动画界享有盛誉的万氏兄弟。近日，在旧书市场上发现了一本由万籁鸣口述，其儿子万国魂执笔的《我与孙悟空》。这本书本身就非常罕见，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其中有万氏四兄弟——万籁鸣、万古蟾、万超尘和万涤寰的亲自签名。

万氏兄弟出生在南京一个小商人家庭，四兄弟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，特别是万籁鸣，天赋极高，他常向儿童刊物投画稿，几乎“百发百中”。1919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招聘插画师，万籁鸣自荐，当即被选中，因为他的画形象生动，有时代感，竟被美术部主任尊称为“籁翁”。

1940年，为了不输给美国迪士尼的世界第一部动画长片《白雪公主》，经过一年半的苦战后，万氏兄弟制作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《铁扇公主》，在亚洲非常有影响。1961年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交给他们任务——拍摄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。用动画表现孙悟空，是万籁鸣20多年的心愿。首次拍摄彩色动画片，要求技术更高，要求思想更有深度。万籁鸣放开手脚，从故事情节、人物造型设计、武打动作到音乐、道具和表现手法，都作了新尝试。万籁鸣认真了解孩子们的兴趣爱好，或访问民间艺人，或向演猴戏的京剧演员求教，研究“猴”的脾性、神情、动作，把孙悟空“人、神、猴”三者合一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还借助于自己掌握的剪纸、雕刻、手影等技艺，汲取木刻、年画等艺术特点，和张光宇、张正宇共同设计玉皇大帝、太白金星和六七十多个文武武将的造型，神态各异，惟妙惟肖。拍摄《大闹天宫》期间，万氏四兄弟中的老大万籁鸣、老二万古蟾、老三万超尘都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。

在《我与孙悟空》一书中，着重介绍了万氏兄弟早年开拓动画片事业的坎坷经历，叙述了新中国动画片事业的巨大成就，着重记录了饮食中外的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的创作过程，陈荒煤所作的《孙悟空赞》中特别提到，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，只是在艺术家能够不畏艰险，顽强斗争，呕心沥血，用手和笔、动作和表情，通过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段，把自己体会到的真挚情感表现出来。万籁鸣则在后记中提到，由于当时已经年近九旬，执笔困难，全书均由大儿子万国魂写成，从前面的签名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万籁鸣的字还是有些颤抖的。

“党代表”寄来的首日封

◆ 郭建国

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了。邮政部门为历届“党代会”发行过不少首日封。然而，收集“党代会”实寄的首日封似乎有点难。

1997年8月底，我从订阅的《新民晚报》上，看到了“代表风采录”新辟专栏，集中介绍了上海十五大代表。一位来自基层的代表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叫楼帼玲，是上海华联商厦的普通营业员。她几十年如一日，始终坚持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以实际行动履行着对党的承诺。

该文见报，离她赴京开会还剩几天了，我心急如焚。“果断”地给她写了一封信，附了一枚“十五大”火花，提了一个“非分”的要求：希望得到一枚首日封，且要把这枚火花贴于信封上，并希望从人民大会堂首日寄出。

要求有点高，我并没抱太大的希望。毕竟，党代表到北京是参与党的重大方针的讨论和制定，哪有时间顾及这些小事？哪里会搭理一个陌生的异地收藏者？

十五大开幕第三天，单位收发员打电话通知我有北京的信件。心里估算：北京到苏州的邮路，差不多三天，莫非真能如愿？我急匆匆跑去，果真，一枚十五大开幕式首日封闪亮地出现在面前。这枚首日封右上角贴有十五大纪念邮票，图案为：在一片绚丽的玫瑰红中央，金黄色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放射出璀璨的光芒；15面飘动的党旗紧紧围绕在它周围，编织成一个庄严又生机勃勃的花环，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凝聚力。盖在邮票上的纪念戳刻有“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”，以及“1997.9.12中国”字样。信封上还有一个普通邮戳：“北京西外大街1997.09.12.20”。首日封除书有收信人邮编、地址、姓名外，落款为：上海十五大代表楼帼玲（图下）。我捧着首日封，兴奋不已。激动之余又想，那枚火花呢？

我本能地把首日封翻了过来，那枚寓意葵花向阳，人心向党，普



天同庆的南通火柴厂“十五大”火花封标，赫然在目。落地戳恰到好处，盖上了五分之一左右。

十五大闭幕后，我特地致函感谢，不久收到回信：那天开幕式前，人民大会堂购买首日封的代表排起了长龙，好不容易轮到，又匆忙贴上火花，写上地址，准备盖“人民大会堂”邮戳投寄时，大会的预备铃响了，只好作罢。散会后，邮局人员撤了，下午还要开会，所以只能在晚上回到上海代表驻地邮局投寄，请原谅。至于火花，由于面积太大，有喧宾夺主之感，与我一起的代表都建议贴在信封的背面……

尝到“甜头”的我，不甘罢休。今年11月，在本市晚报上，看到苏州供电公司普通党员、十八大代表韩克勤的介绍，再次如法炮制向党代表求助。

出乎我的意料，韩克勤收到来信，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，通过手机，给我回了短信：“希望你能圆满完成你交办的事情。”

同样也是大会开幕后第三天，一枚由北京邮票公司发行，贴有“科学发展”和“继往开来”两枚邮票的首日封寄到了我单位，“北京人民大会堂2012.11.08.20”字样的邮戳清晰可见（图上）。表示感谢，我即给这位正在北京开会的党代表发了短信，她的回复更令人惊喜：那天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终于如愿完成任务，很高兴。今天又给你寄出了一枚首日封和一枚小型张，应该算是超额完成任务吧！

单位同事得知我这枚首日封的来历后，都羡慕不已。

在我的藏品中，有不少是系列的，也有重复的，但翎管只有一件。这是十多年前，一位朋友送来的。翎管为和田白玉质料，制作精细可爱。买下后，常常把玩，欣赏，爱不释手。翎管长7.2厘米，厚1.5厘米。翎管的正面稍有弧度，另一面呈平面，造型极为流畅优美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翎管的正面用阴文刻着四行诗文。上款的椭圆形印章刻有“文玩”二字，下款印章一直未能辨认清楚。诗文为大篆体。经仔细把玩，不断琢磨辨认，才认清诗文为南宋诗人曹翮所作。诗文是：“门外无人问落花，绿荫冉冉遍天涯。林莺啼到无人处，青草池塘独听蛙。”俨然是一幅仲夏的田园风景画。此翎管应是有闲情雅趣的官员所佩戴。

翎管包浆厚重，沁色自然，玉质温润细腻，呈现出一种柔美的蜡质光泽。由此可以判断，这是经过数代人把玩后才有的效果。翎管是清王朝特有的产物。清王朝等级森严，讲究“辨穿戴，昭品位”。强调官员要从穿戴服饰上就能辨别出品级大小。“顶戴花翎”是清王朝官帽上的饰物，也是王宫大臣们着装的重要标志。花翎就是雄孔雀的尾羽。其环状圈点，即称为“眼”。故花翎有三眼、双眼、单眼之分。三眼最为尊贵，以下次之。按清朝官制，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戴花翎，六品以下的只能戴褐羽蓝翎，俗称“野鸡翎子”。

有了花翎还要有插进的地方，要有可插的工具，于是就有了翎管。翎管大多用白玉、翡翠、碧玺、琥珀、象牙、水晶、琉璃、瓷、铜等材料制成。品级高的文官大多戴翡翠翎管，品级高的武官大多戴白玉翎管。翎管安放在帽顶的中央部位，用来插花翎或蓝翎。翎管长约二寸，为中空管状圆柱体，顶端有个扁平的小钮，便于缝缀于帽顶。翎子插入管中，飘于脑后。

清代大臣“顶戴花翎”是权位

一件镌刻诗文的翎管

◆ 成尔瑞

划分级别的标志，也是荣誉、地位和财富的象征。因此，皇帝在赐予臣下花翎时是非常审慎的。从乾隆至清末的170多年间，能被赐予三眼花翎的大臣仅有7人，连深受皇帝信任的著名宠臣和珅，虽然官居一品，也只能戴双眼花翎。清代的官员对顶戴花翎是看得很重的。

花翎除了表示品级外，皇帝还用于奖赏那些有功之臣。康熙时，福建提督施琅一举收复台湾，诏封靖海侯，子孙世袭。而施琅却上疏辞侯，恳请皇上赐花翎。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都还没有赏赐花翎的先例。康熙乃特赐施琅戴花翎。在当时，文武官僚心目中，赏赐花翎比封侯还要荣耀。

道光后期，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，凡对国家有功人士均有可能赏戴花翎。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因国库空虚，竟有了捐翎的例制。起初捐个花翎为1万两实银，蓝翎为5千两实银。后来随着国库的进一步空虚，花翎减为7千两，蓝翎为4千两。再到后来，只要花200两银子就可捐到花翎了。可见，一个可以用钱买官的政府，其寿命肯定不会长久的。不久，花翎之制和清政府就走到了尽头。

在花翎走红的清代全盛时期，作为插翎子的翎管其价值不菲，特别是翡翠、白玉等贵重材质制成的翎管，更是价值惊人。一只“玻璃翠”玉管，当时就值一万几千两金子，就是一些清水衙门的京官帽子上的翎管也要值几两银子。因此，它也成了财富的象征，顺理成章地成了官场上的礼品。据史书记载，在查抄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赃物时，总计查抄到各色翡翠翎管846个，其中还有11个满绿的。

由于翎管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适于把玩等特点，后来又成了历代收藏者的宠儿。当然，镌刻诗文的翎管更是稀罕之物了。

